

始終處於滑移狀態的參照體系：陳曉朋

簡子傑

一連串可感知的『制約狀態』，使作品暗示了規則的存在。據此，『一套規則及其制約』才是陳曉朋繪畫的核心。」根據游歲的解讀，陳曉朋的繪畫作品依循了某種規則，在藝術家的自述中，這種規則以「完形」獲得那能適當描繪出其整體性需求的指稱。

但是在陳曉朋自己的脈絡裡，所謂的「完形」卻一反對視覺構成要件之「形象/背景」的整體性認識，被凸顯的並不是那些狀似幾何構成的繪畫元素與背景的互為支撐關係，事實上，它們還更具有序列與事件的意義——從對藝術家製作過程的回溯中，我們得知，陳曉朋將第一件作品的構成形態，視為第二件作品的思考原點，但這絕非意味著存在著某種風格上的「發展」，在後一件作品中，局部的變化不是為了重寫上一次的結果以求締造出某種新的高潮，連結兩件先後作品的關係，不僅在於那些在遊戲過程中近乎中性得彷彿什麼都不是的圖繪形式，其實更存在於創作事件間發生的時刻的對照。

這些去除人跡的均質造形被以某種無涉視覺活動所重新編碼，它們「具備了某種觀看的起迄點與觀看動線」（游歲語）；另一方面，儘管對「拼圖」的狂熱執念——藝術家甚至架設了一個完全以各式各樣有關拼圖主題的網站——導致藝術家要將拼圖元件打散、重新排列組合，並進行各種或是隨意或是刻意的轉換，但由於這整個過程並沒有一個最後非要完成不可、否則便不算遊戲結束的規則內核，若將遊戲視為一解題過程，實則藝術家將更多的專注擺在對題目的發現與解題過程，而非最終答案的展示。這不僅意味著問題根源實乃藝術家自己有意製造，對這些問題的存在意識、對這如同心理疑難的專注，更將使得陳曉朋那看似以理性來作畫的模組化過程蒙上一層癡狂的背影。在這晃動不已的背影中，包括畫與那些雖為平面、卻因著展開的紙盒所轉喻的空間，畫面中任何可見的規則被某個始終處於滑移狀態的參照體系所掌握，事實上，陳曉朋為那些碎片所樹立的規則允許它們在完成前做任何一種調動，那些彷彿有著什麼自主性的拼圖操作，在這陰暗的背影中卻相對凸顯其不受意識控制的部分。

（原文刊載於《量化 / 質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63-68，2003。）